

從兒童共產主義教育的 任務看蘇維埃兒童文學

杜伯羅維娜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從兒童共產主義教育的 任務看蘇維埃兒童文學

杜伯羅維娜著 辛歌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 538 文藝 17

從兒童共產主義教育的
任務看蘇維埃兒童文學

著 者 [蘇聯] 杜 伯 羅 維 娜

譯 者 辛 歌

青年・開明聯合翻譯

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十二條老君堂11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光 明 日 報 印 刷 廠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2 1/2

字數 47,000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6,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9號

定價 2,500 元

內 容 提 要

一九五二年二月，蘇俄教育科學院和教育部聯合召開科學會議，專門討論對兒童文學的教育要求問題。本書所載，即蘇俄教育部副部長在此次會議上報告的全文。報告根據兒童共產主義教育的任務，提出了兒童文學發展中的若干原則性問題，並涉及教育學與兒童文學、學校與兒童讀物的關係問題。其中着重分析了蘇聯文學的重要特徵和兒童文學的特殊性；在提到對兒童文學的教育要求時，分別闡述了學習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著作、學習巴甫洛夫關於第一信號系統與第二信號系統的學說以及研究兒童心理特點的重要意義，並就兒童文學的主題、內容、形式和寫作技巧等問題作了具體分析。

Л. В. ДУБРОВИНА

СОВЕТСКАЯ Д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СВЕТЕ ЗАДАЧ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ВОСПИТАНИЯ ДЕТЕЙ

(ИЗ 'О ВОСПИТАТЕЛЬНОМ ЗНАЧЕНИИ
СОВЕТСКОЙ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АПН РСФСР, МОСКВА, 1952

同志們：

早就有必要在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教育科學院和教育部聯席會議上研究兒童文學的問題了。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在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關於兒童出版社工作的決議裏，曾經斥責了當時在出版工作中存在的使兒童文學脫離學校和兒童共產主義教育基本任務的路線，並責成出版社把兒童文學出版工作建立在教育科學的基礎上。

從那時起已經做了不少的工作。兒童文學的出版工作已轉向學校的需要和要求。以聯共（布）中央關於觀念形態問題的歷史性的決議為指南的蘇聯兒童文學，跟我國整個文學一起成長，豐富起來了。在這些年代出版了許多新的兒童文學巨著。

雖然兒童文學有了普遍的提高，但是還遠不能完成擺在它面前的任務，而且它的任務一天比一天更複雜更繁重了。

聯共（布）中央關於必須把兒童文學出版工作建立在教育科學基礎上的指示，今天對於

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深刻的意義。所以我們和你們，教育部和教育科學院都要爲研究和完成這個任務的不力而對國家、作家、兒童負責，也許教育科學院要負更多的責任。

我在這個報告裏不打算對兒童文學作總的評論。這是一個很大的獨立的問題。我要說明一下，我完全不能涉及某些問題，其中包括若干與這個報告題目有直接關係的重要問題，例如，兒童讀物的藝術插圖和裝幀等等問題。

我想從兒童共產主義教育的任務這一點上，只提出兒童文學發展的若干具有原則性的問題，並涉及教育學和兒童文學的關係、學校和兒童讀物的關係等一些問題。

還應當說明一下，議程上規定的時間和研究這些問題的階段，都不允許我把這些問題根據每種兒童年齡加以具體化，儘管這樣做是非常必要的。

無論是對兒童文學作品概述這一部分（特別是對最近一個時期出版的兒童文學作品），還是根據各種年齡對兒童讀物提出具體的教育要求這一部分，都希望同志們在討論時加以補充。列入這次會議議程上的問題，是複雜的也是很重要的，只有共同努力才能求得正確的解決。

「偉大的高爾基 (A. M. Горький) 寫道：『書，要算是人類在走向未來幸福富強的道路上所創造的一切奇蹟中最複雜最偉大的奇蹟。』」

蘇聯人民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下，正滿懷信心地、勝利地走向繁榮幸福的共產主義的未來。而書，這個「一切奇蹟中最複雜最偉大的奇蹟」，在蘇聯人民的手裏具有獨特的真確能創造奇蹟的力量。

共產主義在我們蘇維埃國家已不是幻想，已不是遙遠的未來了。在我國的現實中，我們正一步一步地接近清晰可見的共產主義，無論在經濟上、文化上、日常生活上，從創制制度下解放出來的人們之間的新的關係上，都是如此。偉大的斯大林共產主義建設規模空前的防護林帶、水電站、運河、灌溉設備等等，都神速地建設起來了。四個月以後，第一批海船就要在伏爾加—頓運河中通航了。斯大林天才的共產主義建設計劃在我國正在逐步地變成現實。共產主義建設為文化開拓了偉大的前途。共產主義將為人民創造極為豐富的精神文化，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界限，消滅城鄉的對立。

別林斯基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在一百多年以前所抱的宿願已經實現了。我們的國家——蘇聯，現正站在文明世界的最前列，給科學和藝術指出了發展的規律，受到全體進步人類崇高的尊敬。

蘇維埃國家具有特殊的職能，即教育的職能。由於我們國家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在蘇聯人們的意識中發生了極深刻的變化。這一現象經常在千百萬工人、集體農莊莊員和知識分子的新的勞動態度上表現出來。樂觀主義、朝氣勃勃、對共產主義勝利的信心，這便是蘇聯人社會主義意識的顯著特徵。

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提出了許多我們在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時期要解決的最主要的任務，其中包括羣衆共產主義教育任務。共產主義覺悟就是加速我們前進、走向共產主義的動力。

斯大林在其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這一著作中對基礎和上層建築學說作了天才的概括和發展，這一學說使我們懂得共產主義覺悟的作用越來越大，上層建築的作用越來越大，上層建築是社會生活中極大的積極的力量。

文學在提高人民的共產主義覺悟方面，起着特別重要的作用。

文學是藝術形式之一、觀念形態之一，它可以使我們認識生活。別林斯基說：「書是我們時代的生活。」

在社會主義社會，文學是改造人們意識的強有力的手段，是以共產主義原則來改造現實的鬥爭武器。

車爾尼雪夫斯基 (Г.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就曾爲了使藝術變成人民的「生活教科書」而進行過鬥爭。不過藝術的這一使命只有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當藝術爲全民所有的時候，才能完全實現。

蘇聯文學是改造世界的力量。蘇聯作家以自己的創作積極地干預生活，照亮着人民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馬雅柯夫斯基 (В. В. Маяковский) 說：真正的詩篇，必須走在事件的前頭，哪怕是一個鐘頭也好。

共產黨在蘇聯文學發展中起着領導的、指導的作用。

共產黨、列寧和斯大林在蘇維埃社會各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對於文學和藝術各種問題都給了詳盡的指示，推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藝術理論。

文學黨性的學說在蘇維埃時代提到了更高的階段。關於領導文學發展的問題具有了新的內容。文學事業已成了國家政策的一部分。

列寧和斯大林使蘇聯藝術擺脫了資產階級的頹廢藝術的影響，同敵視社會主義文化的資產階級藝術——形式主義、頹廢主義、世界主義、民族主義的餘毒進行了無情的鬥爭。

聯共（布）中央在其歷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決議中，再三地着重指出蘇聯藝術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用共產主義思想來教育勞動人民，把蘇聯青年教育成「朝氣勃勃、活潑愉快、

忠於祖國、相信我們事業必勝、不畏艱難並能克服任何困難的」一代。

斯大林說：「同志們，青年是我們的將來，是我們的希望。……青年將來應當把我們的旗幟撐持到最終的勝利。」⁽¹⁾

這一偉大的任務，確定了我們對青年、兒童，對他們進行正確的教育所負的責任。

在年輕一代的教育中，學校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學校在我國已從革命前作為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變成了共產主義的改造社會的工具。

擺在蘇聯學校面前的任務，就是培養全面發展的、積極的、自覺的共產主義建設者。

學校在它的全部工作中以作為蘇維埃制度生命基礎的蘇維埃國家的政策為方針。列寧教導我們說：「說學校不問生活，不問政治，這是偽善和胡說。」

學校在對學生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時，先要解決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用基本的科學知識武裝學生，教學生掌握人類創造的那些豐富的知識。

蘇聯文學，其中包括兒童文學，是學校經常對年輕一代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強大工具之一。

蘇聯教育學和蘇聯兒童文學是密不可分的。它們的基礎是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政策，列寧、斯大林關於年輕一代的共產主義教育的學說。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任務，即對

爲我們共產主義未來而奮鬥的戰士實行智育、德育、美育，把它們結合起來了。

雖然兩者的目的和任務是共同的，但是兒童文學在教育年輕一代的手段上，是與教育學不同的。

兒童藝術文學的教育手段是藝術形象。作爲認識現實的一種形式的藝術，其顯著特點就是它能用藝術形象加以概括，通過部分的、個別的但是典型的東西來表明一般的東西，它不獨影響人的意識，而且影響人的感情。

忽視文學的這個特點，任何試圖在兒童文學中以議論、訓誡、說教、「乾癟的格言」來代替藝術形象，都必然會降低或者完全破壞作品的藝術性，從而使作品失去感染力。

文藝讀物和科學文藝讀物是很大的力量，是年輕一代共產主義教育總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學校、教育學都應積極地更好地運用這一有力的武器，這一強大的力量。

兒童科學通俗讀物對於解決學校的教育任務也有特殊的作用，因爲它能用鮮明的有趣的形式的給兒童灌輸科學的概念。

首先肩負着國家所賦予的兒童共產主義教育任務的中小學校，如果不重視兒童文學替它們造成的各種各樣的可能，那就會大大削弱它們對兒童教育的效果。

蘇聯兒童文學具有民間創作和俄羅斯古典文學的豐富源泉。

把兒童文學撫育起來的是人民本身和它的口頭創作。民間創作反映了現實，民間故事提供了關於社會關係和社會鬥爭的觀念，表現了人民의思想和期望。俄羅斯的民間故事、民謠、壯士歌、諺語和謎語自古就在兒童中間流傳。

烏申斯基 (К. Д. Ушинский) 把俄羅斯的民間故事視為「人民的教育天才」，視為人民教育初步的光輝的嘗試，這不是沒有緣由的。

高爾基號召蘇聯作家要向「人民的教育天才」學習。他把民間口頭創作譽之為「不朽的詩篇，書本文學的誕生者」。以普希金 (Пушкин) 為首的偉大的俄羅斯古典文學，即全部民主進步的文學，是蘇聯兒童文學的指導者。高爾基說：「普希金的天才是我們最大的驕傲，是俄羅斯精神力量的最充分的表現。」

把俄羅斯古典文學對現代蘇聯兒童文學的意義重新做一番估價是很困難的。

俄羅斯古典作家的作品也和民間創作一樣，「教人們思想」，「培植人們獨立參加社會活動的習慣」，武裝人們「以高尚的信念」（車爾尼雪夫斯基語），而這一切又是「靠為兒童所理

解的，然而是藝術的描寫手段」來達到的（別林斯基）。

當代的兩大文學巨匠高爾基和馬雅柯夫斯基是蘇聯兒童文學的創始人和奠基者。

高爾基說：「……我們對於人類理性和意志戰勝未開發的自然界的這一切理想，對於在地球上創造社會正義王國的這一切理想以及我們全部的精神財富，都將留給我們的兒輩，留給明天生活的創造者。」

高爾基以身作則，向作家表明：從事於創造新的蘇聯兒童文學的工作，是多麼重要和光榮。

他在革命後的初期，曾領導了若干新兒童刊物編輯部的工作，他詳細地研究了兒童讀物出版的整個工作，每出版一部天才的作品，他都由衷地感到喜悅。

高爾基再三地指示說，必須掌握藝術技巧，這是蘇聯兒童文學首要的迫切的任務。「用乾癟的說教語言來跟兒童講話，會使他們厭倦，使他們在內心裏對說教的内容發生反感……兒童的天性生來就有一種追求光明的、不平凡的事物的意向。在我們蘇聯，不平凡的、光明的事物就是工人階級的革命力量所創造出來的新事物。我們正應當把兒童的注意力鞏固在這一點上，這應該是兒童底社會教育的最主要的材料。不過這要用故事體裁來講述，要天才地、技巧地用易於理解的形式來表達。」

高爾基非常尊敬兒童讀者。他個人跟兒童的接觸非常廣泛，任何一個作家都比不上他。

高爾基非常重視蘇聯學校的需要。一九一八年，他在筆記中曾對俄羅斯藝術文學出版社提出一個任務：「要供給唯一的勞動學校以必需的俄羅斯文學補助教材」。高爾基是成立世界上第一個專門兒童書籍出版社的發起者。

用法捷耶夫（Фадеев）的話來說，高爾基當時的確是領導蘇聯兒童文學發展的中心，他經常研究兒童文學發展的問題。

馬雅柯夫斯基這位革命詩人和高爾基一起，為兒童文學，即為具有偉大思想、偉大情感、偉大藝術的文學開拓了新的道路。

馬雅柯夫斯基的詩給兒童詩文學奠定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基礎。

馬雅柯夫斯基認為自己是「被革命動員和徵召來的」，在這一建設新生活的部門——兒童文學的創立上從事創作。他給孩子們創造了「用心血，而不是用棉絮作成的」語言。

馬雅柯夫斯基在兒童讀物裏曾提出許多在革命現實中產生的問題，其中包括教育問題。

馬雅柯夫斯基給孩子們寫道：

……孩子們

不要做俄羅斯那樣的人。

要機天喜地

拿着書——

走進教室。

……要記住學校——

祇有和它在一起

才能使你成為歡樂日子的

建設者。(四)

在蘇維埃政權年代，兒童文學成長壯大起來了。兒童讀物的出版工作達到了巨大的規模。
蘇聯書籍統計的數字可以對這種規模作某些說明。

一九一三年，在沙俄時代總共祇出版了一千三百九十六種兒童讀物（包括名稱重複的），
發行總數是七百萬冊。

一九五一年，只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教育部兒童出版社就出版讀物四百五十七種，發行總
數在五千六百六十萬冊以上。

在蘇維埃政權年代，我國兒童讀物出版了一萬萬多冊。而在戰後五年內，蘇聯為兒童出
版的書籍總數即達二億五千三百萬冊以上。

兒童文學在我國成長起來了，它是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的文學。十六個加盟共和國用蘇聯各民族語文出版兒童讀物的規模越來越大。譯成俄文的各兄弟加盟共和國約兒童文學作品也多起來了。戰後年代，國立兒童出版社從各加盟共和國的語文譯成俄文出版的書就有一百零二種，發行總數達四百一十萬冊。

許多加盟共和國——烏克蘭、別洛露西亞、烏茲別克、卡查赫斯坦、塔什克斯坦、阿爾明尼亞、阿捷爾拜疆、莫爾達維亞、格魯吉亞、土爾克明等共和國的兒童讀物，有些都是用俄文出版的。

關於兒童文學作者的數目可以提供如下材料：在蘇維埃政權時期大約出版四千五百個作者的書籍。其中大多數的名字，在歷史上都沒有記載下來。有五百五十個作者的作品是一版再版的。

在這些年代為蘇聯兒童文學創立了「寶庫」。無論是許多專門為兒童創作的讀物，還是給成年人寫的，但兒童讀者絕對可以閱讀的作品，都有平等權利成為這一寶庫的一部分。

高爾基、馬雅柯夫斯基、法捷耶夫、奧斯特洛夫斯基（И. Островский）、阿·托爾斯泰（А. Толстой）、蓋達爾（А. Гайдар）、瑞特柯夫（Б. Житков）、富爾曼諾夫（Д. Фурманов）、梭拉菲莫維奇（А. Серафимович）、馬爾夏克（С. Маршак）、米哈爾柯

夫 (С. Михалков) 波列伏依 (Полёвой) 普里施文 (М. Пришвин) 巴甫夫 (П. Павлов) 卡達耶夫 (В. Катаев) 柯諾諾夫 (А. Кононов) 卡維林 (В. Каверин) 巴爾托 (Барто) 卡西爾 (П. Кассиль) 奧謝耶娃 (В. Осеева) 伊林 (М. Ильин) 比安基 (В. Бианки) 帕烏斯托夫斯基 (К. Паустовский) 格里果里耶夫 (С. Григорьев) 巴甫連河 (П. Павленко) 查魯申 (Е. Чарушин) 吉洪諾夫 (Г. Тихонов) 費爾斯曼 (А. Ферсман) 院士 奧勃魯切夫 (В. Обручев) 院士以及許多其他作家和學者，對創作兒童讀物都作了不可估價的貢獻。

在以無限忠於共產主義思想和熱愛自己蘇維埃祖國的精神教育我國年輕一代的作家中，居於第一流的應當是蓋達爾這個光輝的名字。

一九二六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給兒童寫的中篇小說，從那時候起，他便把自己跟兒童文學永遠聯結在一起了。

蓋達爾在自己的創作中發揮了高爾基的傳統。在他給兒童寫的那些作品中，始終都保持着布爾什維克的思想和黨性。

蓋達爾的鐵木兒和他的伙伴 (Тимур и его команда) 一書，曾經掀起過廣泛的兒童社會運動。蓋達爾已永垂蘇聯文學史冊，他為蘇聯文學具有巨大的感染力提供了不朽的範